

偶遇雪里蕻

□ 合肥 董静

熟 悉的朋友都知道，年年入冬我都会亲手腌制两种小菜：雪里蕻、萝卜干。萝卜是餐桌上的家常菜，市场上供应充足，白、红、青萝卜都可做萝卜干的原材料。雪里蕻却不是那么容易寻得到，可能是小众菜，又需要腌制后才能食用，消费群体小，价格上不去，种植的农户越来越少，每年想买到一捆雪里蕻基本要靠碰运气。

近几年，为了解决购买雪里蕻之难，春、秋两季我会自己的园子里栽种一些，过过腌菜瘾。虽然我知道吃腌制食品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就好这口的我，每年只腌制十多斤，控制总量，也就咂咂嘴吧。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好友和我一样，好这口，他们会提醒我又到腌菜季了，当然心领神会，我懂的，哈哈。今秋因为去美国看望孩子们两个月，错过了自己种植雪里蕻的季节，回来已是深秋，虽说第一时间补种了雪里蕻，无奈时间短，秧苗小，达不到腌制条件，购买雪里蕻又提到了日程。

霜降、立冬、小雪，眼看大雪节气即将到来，依然没买到雪里蕻，偶尔在朋友圈或路上看到有人晒雪里蕻，羡慕得不行。前两天陪96岁高龄的妈妈去医院看牙齿，走出医院大门，看到路边的手扶拖拉机上放着一捆雪里蕻，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，今日偶遇雪里蕻，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，顾不上此刻携带不便，先买下再说。谁知卖菜的人却说，这捆

不卖，是给人留着的，我好说歹说价格随他开，终于得偿所愿，此时的我就像中了大奖一样开心。

趁着好天气，洗净晾晒，入坛腌制，很享受制作过程，拍照发朋友圈，大家纷纷点赞留言，一道道雪里蕻菜单跃然留言处：雪里蕻炒肉丝，肉丝最好勾点小粉；雪里蕻烧鱼烧肉那是绝配，鱼一定要是鲫鱼；雪里蕻烧冬笋；雪里蕻烧大肠；雪里蕻炖豆腐；雪菜炒饭；腌制后的雪里蕻晒干，变成梅干菜烧肉等等，都是美食家呀！更有朋友知道我爱吃家乡的手工粉丝，说等到腊月下纯红薯粉丝时，拿粉丝来换，看来喜爱雪里蕻的食客真不少。我喜欢清炒雪里蕻，雪里蕻切碎，放点红尖椒和葱姜烧透，最后放点红糖提味又上色，炒干水分，雪里蕻特有的鲜香味弥漫满屋，这是自家腌制的菜香，早晚喝粥当小菜，特别下饭，多吃一个馒头不在话下，舌尖上的味蕾瞬间打开。望着眼前一小坛雪里蕻，想像着20天后就可以开吃了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，感觉浮躁的心一下



变得安静踏实了。

想想这些年，每次偶遇雪里蕻，都很有趣。有一年到了隆冬，雪里蕻还没着落，一天中午外出赴宴路上，突然看到对面路边的三轮车上在售卖日思夜想的雪里蕻，立刻调转头，买一捆，后被朋友发现还遭取笑一番。还有一次，在外地，雾霾严重，能见度不足五米，隐约地看见有人在卖雪里蕻，那捆雪里蕻跟着我们辗转了几百公里。还有时为了购买雪里蕻我会连续多次下乡赶集，直到买到为止。说来也怪，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不腌点雪里蕻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，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么？又或者，一年年，我精心腌制的不仅仅是雪里蕻，而是对生活满满的爱吧！

合肥的郢

□ 合肥 苏天真

“郢”是一个有着青灯黄卷气质的名字，带着浓郁的古典味。它如今应该叫村，合肥方言ing,in不分，其实是个虚词，没有特别的含义。只因为城市不断的扩张，清冷的郊野已成喧嚣的市景，即便在流金溢彩的楼宇间，唐郢、李郢、张小郢、王大郢、舒大郢、贾大郢、横郢等众多的公交地铁站名，照就把一波又一波的旅人带到向往的目的地。楚人于“郢”，始终怀有一份独特的情感。郢，楚都。公元前223年，秦亡楚。楚人留恋风物，凡立身之处，均为郢，以祭故国，用国都取名而沿袭至今。

“郢”历经二千多年而未消弥，恰恰印证了楚国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，在横跨长江南北、大别山东西的广袤区域，一个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标志性符号顽强地存在。我觉得，“郢”过于书卷，一如民国淑女，都是秀外慧中，本不宜与“村”、“圩”、“营”联袂。只是“郢”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不分南北、不问东西，只有里与外，只有同和不同的磨合。其实，“郢”最早见于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“楚考烈王二十二年，与诸侯共伐秦，不利而去，楚东徙都寿春，命曰郢。”寿春即寿县。屈原在《九章·哀郢》中“发郢都而去闾兮，荒忽其焉极。”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都郢，悲愤交加的三闾大夫，面对国破家亡，怀石自沉于汨罗江，以身殉国。伟大的爱国诗人铁骨铮铮，视死如归和极度的忧伤，如同绝尘的武士。

我思忖，合肥二千多“郢”，难不成都是楚先人背井离乡逃难所为？说是某某郢，其实，如今只是我诗意的想象而已，在这个被称之为“中国郢城”的二线城市，郢星罗棋布与其间，时光的印记，宽阔而绵长，岁月的影子，温软而亲密。城中村已不能生长，郢仅仅成为简单的地名罢了。但在我的眼里，苍穹下，那分明就是楚国子民人影绰绰，恰如蚂蚁。此时，我分明能够嗅到“郢”的子民们在开疆辟土与恢宏气势间的气味。儿时，这里广袤又荒凉，残缺的瓦片无人理会，黄土夯实的城墙千疮百孔，风蚀之痕随处可见。他们，一如凝固了生命之于一生命的片段，露宿街头无处藏身，一切都悄然无声。

在蚌埠市的博物馆，收藏着作为陪葬品的郢再(cheng)，楚国金币——再金，是一种扁平铃印的黄金小方块，铃印有“郢再”等字样。再金在铸造时都是整版浇铸，金版浇铸成型尚未冷却之际，由铸工手持铜铸的“郢再”印戳，用小锤子打印铸顶端，一个印一个印地铃打在郢再金版的正面，将金版正面打满印记，这块金币就是合乎法定标准公开使用了。金币的流通使用，透露出楚货币体系更为成熟，形制更为丰富，文化特色更为鲜明，社会阶层更为凸显。优美的“郢”在城市的任何一角，曾经欢呼在千万郢下的茅庵之国，就是一个男耕女织，桃花园般的田园生活，这个跌宕起伏的王朝终究走进历史成了一卷画册。

五年前，我曾陪学兄沿徽州大道由北向南，寻访母校诞生地——城南旅社。说来多亏路旁石碑上刚劲飘逸的贾小郢熠熠生辉。想必这个标志经历了风雨经年的扑打和人为的呵护吧，碑角有面盆大的凹坑，显然遭遇外力“摧残”过。基座四周茅草齐腰，只剩一副孤零零的骨骼，突兀在城市的喧嚣中。

世界之大，物种之多，谁能预料今生今世还能与那被残虐的石碑邂逅呢？然而，就是这块指示牌才使我怦然心动。

静美冬晨

□ 盐城 胥雅月

冬 晨，不如春夏秋的早晨降临大地早，像个习惯上学迟到的孩子，姗姗来迟。冬晨迟临，像一个素面朝天的少妇，虽少了姹紫嫣红的点缀，鸟语花香相伴，但款款莲花碎步，不失其静美之神韵。

霜，是冬晨最静美的淡妆。虽说霜白，不如冬雪白得纯粹，亮得晶莹，但霜经过一夜的提炼，降临大地，薄薄的一层，如浮尘，如女人没涂匀的乳膏，那种有点发青的白，足以给人一种肃默的美。霜降在路上，早起的人或小兽走在上面，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像舒缓的曲调，使人放慢前行的脚步，像似有意在聆听这天籁之音；身后模糊的脚印，像没吸足印油的印章盖起的章印，给人一种朦胧美。走在霜降的大路或田间小道，或徐步或疾行，你完全可以忽略路滑摔倒的危险，因为此时的晨霜像一层茸毛附在路面上，路还是路，埂依然是埂。霜，降在植物的叶上，毛毛茸茸，柔软得像发霉的真菌，养眼而不刺眼。站在旷野，远眺白茫茫的一片霜色，虽谈不上大事渲染抢占主角色，但绝对的配色，映照出冬晨下的村庄、田野、河流、树林，像一幅写生水墨画，恬静，诗意……

一夜吸足日月精华的霜，在冬晨随着太阳的升起，仅一两个时辰，就走完她一轮生命。霜的消失，像魔术师手中的魔棒指点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青砖黛瓦如染成新，植物的叶墨绿似洗。雾，是冬晨偶穿的幔纱。有雾的冬晨，人走在雾中，缥缈成仙。挑担的小贩，赶早市的菜农，一路雾中走来，他们的吆喝声，只能闻其声不见其形。偶有浓雾的冬晨，那种雾里探花的感觉，尤其让人萌生童趣之声，撩得不远处人家的狗吠，此起彼伏。有雾

的冬晨，把时光拉得又细又长，九点钟的太阳，挂在天际，像一盏红灯笼，此时的雾虽散了些，但能见度还不足百米开外，赶早市的菜农，挑着空篮归来，他们的额头刘海缀满丝丝缕缕的雾丝水珠，他们来不及擦把脸，和下田的农人欢笑着谈论今晨的生意，他们的喜悦影响着跟路的自家狗呼着白气，摇着因雾湿了的尾……

太阳变得白晃起来，路上的，村庄上空的雾渐渐散去，而田野上的雾，像一个留恋人间烟火的仙女，匍匐在田垌间，沟渠旁，久久不肯散去……选择一个冬晨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亲临村舍的宁静，无论你散步在小河边，踢一块泥土下河，掀起一朵浪花，激起一声水哗声，都给你心灵呈上一种宁静的唯美；或漫步在人家家禽六畜圈前的小路上，听嗷嗷待食的猪啼、公鸡打鸣、鸭鹅扑翅声……看光秃秃的树丫上欢快的麻雀，跳跃，追逐，嬉戏，足以让你耳目一新。

冬晨，从田野上散步归来，久违的炊烟，像村庄上空盛开的花朵，一朵比着一朵盛开，此时你的胃，因冬晨的炊烟，念想起母亲大锅灶里炕的山芋，脆皮洁白的米饼，一大海碗白米粥和一碗刚起缸切成的金黄的大把子咸菜……

冬晨，端一海碗白米粥，夹两筷子大把子咸菜，走东家，迎西家，和乡邻聚在视天空为餐厅，以大地为桌椅的餐桌前，喝着粥，嚼着咸菜，聊几句开心的家常……像这样的冬晨，你有幸度过一次后，肯定会由衷地感叹，好一个静美的冬晨！

用心徜徉在冬晨中，不但让人回归原生态，返璞归真，同时也让人感受到，我们的心灵真的不能承受太重，有一份静美，弥足珍贵！哪怕，享受一次冬晨静美，何尝不是一种心灵幸福！